



● 作者/Milan Vego ● 譯者/王建基 ● 審者/馬浩翔

不容輕忽的守勢作戰

The Navy Must Not Neglect 'Defensive' Warfighting

取材/2019年7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July/2019)

現今美海軍大力推崇馬漢攻勢作戰，然而反觀大日本帝國海軍的下場可發現，過度強調攻擊而忽略防禦，會造成極大危險。本文主張最佳防禦也是最有效攻擊，不應過度強調攻擊而忽略防禦。

有棒球哲學家之稱的貝拉(Yogi Berra)曾言，「好投手總能阻止打者擊出好球，好打者也能阻止投手投出好球。」這種概念也能應用在美海軍的攻勢及守勢行動上。

當前美海軍上下瀰漫著一股對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攻勢作戰的推崇。¹大體而言，這種現象是件好事；若少了攻擊精神，海軍恐怕無法奪得制海。然而，過去經驗顯示，過度強調攻擊而忽略防禦作戰，會造成極大危險。目前海軍並未對海上拒止(sea denial)、海上貿易防禦與保護、水雷作戰(特別在水雷反制措施)，以及地面支援部隊等方面給予應有之關注，最近甚至就連反潛作戰甚不重視。海軍應從自身歷史及他國海軍經驗中汲取教訓，看看只偏重攻勢或守勢作戰的下場將是如何。

例如，大日本帝國海軍就是輕忽海軍作戰的防禦層面——尤其是防禦與保護海上貿易及反潛防禦作戰的部分。其軍容固然壯盛，但只能算是一支戰術型部隊。當年日本海軍的領導與訓練均屬上乘，在夜戰、砲術與魚雷戰術方面，更是佼佼者。在1941至1942年間對盟軍的17次大型水面作戰中，日本海軍10勝4敗，3回打平。² 然而，縱然其戰術精湛，仍不足以彌補日本欠缺周延的戰略與忽視作戰藝術所造成的缺陷。今日美海軍也面臨同樣問題。

追根究柢，美海軍是因為馬漢才變得唯攻擊是尚。³ 馬漢在其十九世紀末的著述中，強調在戰略與戰術上採取攻勢之必要，而大國海軍的領導者，也幾乎全盤接受他所教導的內容。⁴ 他堅持海軍若放棄攻擊，則是放棄自己的「主場域」(proper sphere)。⁵ 他寫道，以被動防禦方式運用海軍是錯的，因為「海軍部隊的特性就是機動，而被動防禦就是不動。」⁶

然而，幾世代以來的海軍軍官對馬漢思維照單全收，但這並非馬漢的錯。一如其他不朽

的海軍思想家，馬漢的思維應時時加以評估、調整、修改，甚至如確有必要，加以揚棄亦無不可。

制海與海上拒止

海軍對制海的理解並不足，至少就現行準則來看確實如此。2010年所出版的第1號海軍準則出版品：《海軍作戰》(Naval Warfare)，係海軍作戰的基礎文件，其中並未清楚定義「制海」(sea control)乙詞所指為何，也未解釋獲得、維持及運用制海的主要方式，只說制海需要：

控制水面、水下與空域，且仰賴海軍部隊在所有制海作戰中，維持能力與能量優勢。制海係透過自有部隊，以海軍作戰、聯合作戰或聯兵作戰方式，確保遠洋與濱海地區為我所用，而非敵所用。⁷

第1號海軍準則出版品對「制海作戰」(sea-control operations)的定義是：

運用海軍部隊，在地面、空中部隊，以及適時在其他部隊支

援下，於重要海域達成軍事目標、壓制敵國海上商務、保護重要航道，並在各海軍作戰區形成局部優勢。⁸

第1號海軍準則出版品的作者群將戰術與作戰藝術混為一談，認為「制海作戰包括標定並處理各種目標。於近岸區域達成制海，可能需要透過佔領並/或防衛關鍵陸上地帶，以控制諸如海峽或半島等關鍵地理區域。」⁹ 由此可見，作者群的確將「獲得」制海的行動，與「進行」制海行動混為一談。

海軍顯然欠缺一套概念，使其能在大型區域戰爭爆發初始或期間採取戰略守勢。但無論遠洋海軍多麼強大，終究要採取戰略守勢。質言之，至少會暫時進行「海上拒止」而非制海作戰。雖然第1號海軍準則出版品對海上拒止作戰乙詞，既未給予定義、亦未加以討論，但概略來說是某方使敵方完全無法，或某種程度難以利用海洋作為軍事與商業所用。海軍未能就海上拒止進行思考，表示美海軍在準則、物資及心態上，皆未準備好來對控制海洋進行論辯。

具備攻勢心態的海軍，能在戰略上採取守勢行動，而在作戰與戰術上採取攻勢。對強勢一方而言，戰略守勢姿態是弱勢方暫時但非永久狀態。攻守之勢變化無常，甚至在同一戰區的分區戰況也會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區前幾年的戰況，就是一個最佳例證。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海軍在戰略上採取守勢行動，但在作戰與戰術上卻採取攻勢行動。美國快速航艦部隊，分頭攻擊日軍在中部、西南太平洋之據點，同時潛艦也對日本商船實施無限制作戰。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為美國改採戰略攻勢創造條件。1942年8月7日，美軍登陸瓜達卡納島(Guadalcanal)，展開第一場大型海軍/聯合作戰，此戰之後發展成「索羅門群島戰役」(Solomon Islands Campaign)。在歷經17個月(1942年8月至1943年12月)的地面、海上與空中惡戰後，最終攻下索羅門群島。此後，盟軍便維持戰略攻勢，直到1945年8月擊敗日本。

海上強勢一方，也有可能在某一戰區採取戰略攻勢，但在他處採取戰略守勢，此種情形在選擇錯誤的戰略目標與不當分配兵力時尤然，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1775年至1783年)期間便是如此。在戰爭爆發之際，英海軍對比法國或西班牙等各國海軍，佔有數量上的優勢，在北美洲與西印度群島附近海域更是如此。然而，英海軍卻集中兵力於西印度群島發動攻勢作為，此舉削弱了本土水域的戰力。¹⁰ 1779年4月12日西班牙祕密簽署《阿藍赫斯條約》(Treaty of Aranjuez)，並加入法國陣營共同抗英後，局勢對英國更加不利。¹¹ 英海軍在歐洲水域幾乎立刻轉為弱勢。一旦西太

平洋爆發戰爭，中共與俄羅斯結盟，變成合作夥伴——或僅是普通合作——美海軍便會面對類似危局。

最佳防禦也是有效的攻擊

近代美海軍並未留意到關鍵防禦作戰項目，如商船航運之防衛與保護、作戰，以及支援岸上部隊等。

商船護航

防衛與保護海上貿易，應於平時加以組織與演練。在高強度傳統海戰中，未能確保自身海上貿易安全，必將在戰爭中屈居劣勢，而且多半走向自取滅亡之途，大日本帝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下場便是如此。若將船團護航歸類為「防禦」，恐怕會引起誤會，因為這原本就是海軍的核心任務之一。當前美國海洋戰略主張，「吾人絕不容許敵人藉由封鎖主要海上交通線與商務，破壞全球供應鏈。」¹² 唯有海軍與其他軍種、政府組織、私人海洋企業、科學界與大專院校密切合作，方能保護美國海上貿易，此外別無他法。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過度強調決定性艦對艦行動，使得「防禦性」任務遭受忽略，進而導致在兩次世界大戰伊始，商業海運便蒙受無法承受的損失。¹³ 戰略家與思想家過度關注馬漢偏好攻勢行動的主張，卻對於他有關商船運輸重要性所做的論述視而不見。馬漢寫道，「因此，就狹義的字面解釋來看，海軍的必要性，來自於平穩海運，若不穩，則海軍也不復存在。」¹⁴ 人們對於他那以護航作為防衛與保護海上航運最有效方式的強烈主張，根本就是視而不見。¹⁵

過去，美海軍幾乎只專注於保護自身海軍補給艦——也就是後勤「列車」——而完全忽視商業海運的安全，而且潛艦對商船的威脅，也遭嚴重低估。雖然美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擊敗德國潛艦方面居功厥偉，但是才到了1939年，海上貿易相關的議題就幾乎全然拋諸腦後。¹⁶

即便美海軍在1940至1941年間，實際上早就與英海軍在北大西洋協同執行船團護航任務，但是到了1941年12月納粹德國正式對美國宣戰之際，美海軍在商船護航方面，根本就是毫無準備。一直要到1942年5月，也就是美國參戰將近6個月



檢驗人員在位於巴林的乾塢中，檢查舷號10號的美海軍兩棲攻擊艦「的黎波里號」(USS *Tripoli*, LPH-10)的受損情形。諷刺的是，該艦是在1991年2月18日於「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期間，擔任空中水雷反制作戰旗艦時誤觸伊拉克水雷。舷號59號的飛彈巡洋艦「普林斯頓號」(USS *Princeton*, CG-59)，也在同一天觸發水雷。(Source: USN/Joi Gawlowicz)

後，美海軍才引進自己的護衛艦。當時德國已在美國東岸外海，擊沉87艘、總計51萬4,000噸的商船。¹⁷ 最後到了1942年9月，才著手實施作業繁複但成效極佳的連鎖式護航系統。¹⁸

2018年10月，美國海事局局長布斯比(Mark Buzby)備役少將指出，海軍已告知該局，其無力於大型戰爭期間護航「軍事海運指揮部」(Military Sealift Command, MSC)所屬艦船。這些艦船應「行動迅速、保持安靜」。¹⁹ 然而，軍事海運指揮部必須載運九成的陸戰隊與陸軍輜重，以維持岸上作戰。海軍顯然已經忘記，獲得制海之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商業與軍事運輸，能夠不受阻礙、貨暢其流。

問題不僅是計畫的一部分；美海軍並未具備執行此一關鍵任務的工具。目前就連一部能用來解釋如何將海軍/聯合部隊應用在海上貿易防禦作戰期間的相關準則也沒有。而且美海軍也欠缺執行護航任務所需的巡防艦與多功能護衛艦。濱海作戰艦不會具備原本所規劃的作戰彈性，而「未來飛彈巡防艦」(FFG[X])，則還要好幾年才會成軍服役。

水雷

水雷作戰——尤其是反制水雷措施——是美海軍所忽略的另一個領域。水雷作戰過去曾被視為幾乎任何一位兵科軍官隨時都能勝任的任務，咸認這種作戰不需要太多訓練、經驗或深究。於是水雷便不被當作是對制海的一項重大威脅。²⁰

美海軍認為，水雷作戰屬「防禦」性質，因此相較於其他基本海戰而言，其重要性要低得多。但在海上根本就沒有所謂純防禦性質的作戰。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由於在以「攻勢」水雷作戰攻擊商船方面毫無準備，致使美海軍對日本海運的打擊效能大幅削弱。大戰爆發前，僅有一位「海軍軍械實驗室」(Naval Ordnance Laboratory)物理學家處理水雷相關事宜。²¹ 這就是為何一直到1943年，美國才對日本控制的港口進行大規模佈雷。

戰爭結束後，美海軍又故態復萌，忽視水雷作戰，將大部分掃雷艦除役。其後果是當水雷在韓戰中重現戰場時，美海軍毫無準備。由於欠缺水雷反制能力，導致1950年10月在元山的登陸行動延後。自1945年以來，美海軍計有14艘艦船遭水雷破壞，卻只有5艘因其他敵軍行動而受損。²²

一隊一戰

自建國以來，在美海軍歷次攻守作戰中，陸軍均能提供有效支援。然而，第1號海軍準則出版品及其他準則出版品中，均未詳細討論海軍支援岸上部隊任務。同時海軍也未對近岸守勢作戰多加注意，這也是對馬漢觀點照單全收的另一個結果。

對馬漢而言，防衛海港或海岸基地，守勢作為會限制海軍的攻勢能力。他相信，當艦隊本應主動出擊，卻反以守勢運用海軍兵力，會斷傷官兵戰技、打擊官兵士氣。馬漢相信，若放棄攻擊，海軍就是放棄自己的主場域。²³

最近由海軍與陸戰隊共同編纂的《在相互爭奪環境與遠征前進基地作戰中的濱海作戰》(*Littoral Operations in a Contested Environment and 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此係一種採聯兵作戰途徑的文件，是朝向彌補這方面不足的第一步，但是此二軍種必須接續發展其他

討論相關細節的準則，如此水雷作戰方能成為一項具有準則的利器。

別忽略「防禦」

在大型海戰中，美海軍的首要目標就是迅速取得制海，隨後維持任一控制權——也就是採攻勢方式運用部隊。制海畢竟是確保軍事與商業船運、實施兩棲登陸、摧毀敵岸上設施、支援陸上友軍、保護領土免於海上侵略的關鍵先決條件。因此，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有句名言，「攻擊是弱者的戰爭形式，而防禦是強者的戰爭形式。」而此說法並不適用在海軍作戰上，²⁴ 其原因在於海軍所處的作戰環境和陸軍大不相同。

美海軍必須持續以攻擊精神，成為一支攻勢武力，否則便無法在海上有效維護國家利益。然而，經驗告訴我們，美海軍早已忽視——而且還在持續忽視——此一能見度低，卻至為重要的防禦作戰，這已使美海軍及美國陷入重大危機中。美海軍必須在其純防禦能力與其他作戰領域之間，找到一種適當的平衡。

這不僅是戰鬥部隊組成的問題，更是海軍軍官的心態問題，須以調整資源分配方式加以解決。美海軍的文化必須改變，藉以發展出一種全面性的海軍理論、適切的準則與訓練方法，打造出一支新海軍。美海軍應將前大日本帝國海軍的下場作為借鏡，時時警惕反省，切勿再只因是「守勢」作戰而忽視戰爭中的任一面向。僅擁有先進科技，絕不足以勝過戰術與作戰技巧高超的敵人。

作者簡介

Milan Vego博士係羅德島州新港「美海軍戰爭學院」的「特納上將作戰藝術」(Admiral R.K. Turner Professor of Operational Art)榮譽教授。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Michael C. Grubb, *Protection of Shipping: A Forgotten Mission with Many Challenges*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10 October 2006), 6.
2. David C. Evans and Mark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500-501.
3. Cited in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458-59.
4. Cited in Grubb, *Protection of Shipping*, 4.
5. RADM Alfred T. Mahan, USN (Ret.), *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1), 153.
6. Mahan, *Naval Strategy*, 132.
7. 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 (NDP-1), *Naval Warfare* (March 2010), 28.
8. NDP-1, 27-28.
9. NDP-1, 28.
10. Julian S.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8), 189.
11. John B. Hattendorf, "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7, no. 1 (Winter 2014): 49.
12.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October 2007), 10.
13. Grubb, *Protection of Shipping*, 2.
14. CAPT Alfred Mahn, US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5th ed., 1894), 26.
15. CAPT Alfred R. Bowl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Mahan on the Protection of Shipping in Wartime: The Convoy Controvers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npub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ine, 1980), 2.
16. David MacGregor, "The Use, Misuse, and Non-Use of History: The Royal navy and the Operational Lesso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6, no. 4 (October 1992): 603.
17. Jürgen Rohwer, "Der U-Boot-Krieg: Die Schlacht im Atlantik" (1939-1945)," in E. B. Potter and Chester W. Nimitz, *Seemacht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Herrsching: Manfred Pawlak Verlag, 1986), 535.
18. Eliot A. 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 1st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67.
19. David B. Larter, "You're on Your Own: U.S. Sealift Can't Count on Navt Escorts in the Next Big War," *Defense News*, 10 October 2010, www.defensenews.com/naval/2018/10/10/youre-on-your-own-us-sealift-cant-count-on-us-navy-escorts-in-the-next-big-war-forcing-changes/.
20. Malcolm W. Cagle and Frank A. Manson, *The Sea War in Kore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57) 126-27.
21. Arnold S. Lott, *Most Dangerous Sea. A History of Mine Warfare and an Account of U.S. Navy Mine Warfare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d Kore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st ed., 1959), cited in Otto Lippa, *Der Minekrieg im Pazifik 1941-1945* (Hamburg: Führungsakademie der Bundeswehr, January 1963), 6.
22. Sandra I. Erwin, "Shallow-Water Mines Remain 'Achilles' Heel' of U.S. Navy," *National Defense* (January 2002), 16.
23. Mahan, *Naval strategy*, 153.
24.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ed. and trans. (New York/London/Toronto: Everyman's Library, Alfred A. Knopf, 1993), 634-35.